

Chu Chen Books

「美」珍妮弗·伊根 (Jennifer Egan) — 著
萧萍 蒋文惠 — 译

Emerald
City
And
Other
Stories

翡翠城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美】珍妮弗·伊根 (Jennifer Egan) —— 著
黄萍 蒋文惠 —— 译

翡翠城

Emerald
City
And
Other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翡翠城 / (美) 伊根著; 萧萍, 蒋文惠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

书名原文: Emerald City and Other Stories

ISBN 978-7-5086-6518-4

I. ①翡… II. ①伊… ②萧… ③蒋…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743号

Emerald City and Other Stories by Jennifer Egan

(Copyright © 1996 Jennifer Eg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7 by Chu Chen Book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翡翠城

著 者: [美] 珍妮弗·伊根

译 者: 萧萍 蒋文惠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版贸核渝字(2013)第224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518-4

定 价: 38.00元

印 张: 6.5 字 数: 123千字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图书策划: 楚尘文化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为什么来中国？	1
圣心	32
翡翠城	47
造型师	65
一块	82
花招	102
募捐	121
巴亚尔塔港	134
西班牙的冬天	154
给约瑟芬的信	170
月亮姐妹	192

为什么来中国？

是他，没错。就是那哥们。我打老远就看到他了，起初还只看到个侧面，没认出他来，他的头抑或是下巴的棱角惹得我的胃里直翻腾。我绕过那些针灸师和把芥末黄色的膏药往血淋淋的伤口上敷的中药郎中，还有那些兜售在昆明人人皆穿的神秘行头厚底鞋和聚酯纤维喇叭裤的小贩，向他走去。我怕他认出我来。然后想到，两年前他骗我钱时，我还没蓄胡子，而我的胡子——我的老朋友们乍一见到我，无一例外地会大吃一惊，纷纷表示——使我彻彻底底地改头换面了（焕然一新，我总巴望着能听人这么说我）。

我俩是这个露天市集里仅有的两个西方人。这个市集地处偏僻——我从酒店骑车大老远才到的这里，且破败到难以名状。那哥们瞧着我走过去。“好啊。”他招呼道。

“你好。”我回复。千真万确就是他。我向来留意人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滑稽的灰绿色——贼亮，小小孩才有的长睫毛。上次见他时，他还西装革履，一条短马尾，正是彼时标志华尔街嬉皮的范儿。一眼便知其生活：吉普牧马人，簇新的滑雪板，新锐艺术家的作品收藏——如果他胆儿够大，能走得比费希尔¹、施纳贝尔²和巴斯奎亚³更远，也可能会收一件我老婆的作品。他是那种我旧金山人稍稍有些敬畏的纽约人。现在他的头发剪短了，剪得参差不齐的，穿件针织外套。

“你来这里很久了？”我问他。

“哪里？”

“中国。”

“八个月，”他说，“给《中国时报》做点事。”

我双手塞口袋，感觉怪怪的，好像我才是有什么要隐瞒的一方：“你这会儿在做什么选题？”

“毒品。”他说。

“我还以为这里没这东西呢。”

他朝我倾过身子来，似笑非笑：“你所立足之地正是中国的海洛因之都。”

“别扯淡。”我说。

1 Fischl, Eric (1948—), 美国画家、雕刻家。——译者注（以下注释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Schnabel, Julian (1951—), 美国艺术家、电影人。

3 Basquiat, Jean-Michel (1960—1988), 海地裔美国艺术家。

他的脚趾根处点地揉搓。我知道该礼貌道别、各走各路了，但我依旧杵在那里。

“你是跟团旅游？”终于他发问了。

“就我跟老婆孩子。我们想搭火车去成都，五天了还没走了。”

“怎么回事？”

“Meiyou,”我说出这个无处不在的表示“办不到”的中文词“没有”。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改变一点什么或改变哪个因素，“没”就能变成“有”。“酒店里的人总这么说。”

“去他娘的酒店。”他说。

我们默立片刻，而后他看了看表。“嘿，要是你还能待个几分钟，说不定我能给你们搞到票。”他说。

他晃悠到市集边上一幢屋子跟前，跟一个蹲着的瘸腿的白化病中国人说了几句话。《中国时报》，我心想，见鬼了，毒贩子还差不多。不过话又说回来，跟这哥们儿待一起，有种不能否认的刺激感。他是个老骗子——我早知道了，但他不知道我知道。我喜欢这种知人底细的感觉，几乎弥补了被他骗走二万五大刀¹的损失。

我们骑上各自的单车，打道回城。跟卡罗琳和女儿们一道时，我会打的，所谓的“的”，可能是出租汽车，也可能是一个干瘦如柴、汗流浹背的汉子踩着的单车后拖着的一副板车。我们四个不

1 即两万五千美元。

能像其他中国人那样一家子一起骑车出行，可让我恼火了。（“我们什么时候成一家子中国人了，山姆？”我老婆的回应。）两个女儿找借口说是害怕掉下车来被车压压、吱嘎嘎、尖锐的铃声徒然乱响的单车大军碾成粉末。我倒认为，让女儿们厌憎的其实是中国人骑的那种蹩脚黑单车——和梅丽莎、凯莉从小骑惯了的光鲜锃亮的五速、十速自行车比差远了去了。

我们上次打交道时，他叫卡梅隆·皮尔斯。此刻，在我们的骑车途中，在过往卡车的隆隆巨响中，他大吼着介绍自己：斯图亚特·皮尔。名字倒是取得很贴切，两次都是。“卡梅隆”有那种自认能帮你赚到一粪篓子钱的家伙的不耐烦的梦想家气度，“斯图亚特”则是目光敏锐但言语温和的观察家——一个记者就当如此。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山姆·拉菲尔蒂，暗暗希望他能记起来点什么，但直到我说出自己效力的公司名称时，他才有了片刻的迟疑。

“他们调查我时，我已经请假了。”我放言，把自个儿都震住了。

“调查你什么？”

“账目上不清楚。”连这些都说了出来，先把自己吓了一跳，但同时又觉着心底里有股疯劲儿，要继续说下去，“这个阶段还只是内部调查。”

“哇噢，”他道，怪怪地瞅了我一眼，“祝你好运。”

在一个硕大的水泥票亭前我们停了车，只见票亭前排了好几条长龙，排队的人推推搡搡，彼此都毫不介意，一起朝着前面的售票窗口挪去，这种排队方式在我看来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斯图亚特用（我觉着）蹩脚的中文对一个穿制服的官员态度强硬地说着话，并指了指我。最后那个官员颇不情愿地领着我们通过一个侧门，穿过一条灯光黯淡的走廊，让我想起公立学校给人的那种污迹斑斑、戒律森严的感觉，我小时候上的就是这种公立学校，后来我确保我的女儿们绝不走近那里半步。

“你们要去哪里——成都？”他吆喝道。

我们进了一个破烂的办公室，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军人模样的女人，似乎对斯图亚特的闯入极为不悦。“是的——四个人。”我提醒他。

几分钟后，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票，重返温吞吞、尘飞扬的阳光里。“你们明天的车，”他说，“早上八点三十分开车。他们只卖我本人头等座——希望你们可以接受。”

“没关系。”我们从来坐的都是头等座。我猜斯图亚特也是这样，以他前头的身份。“谢谢你，”我说，“谢天谢地。”

他挥挥手。“他们可不想让美国佬在这里过得不爽，”他说，“你指出哪里不爽了，他们就会来解决问题。”

他递给我他的名片，地址是中英文双语的，《中国时报》的图标凸印在那里，清清爽爽。依旧是名职业人士，我心想。

“你住西安呀，”我说，“我们可能会去那里，看看秦俑。”

“来找我。”他说，显然口是心非。

“再次感谢。”

“小事一桩。”他说着，跨上单车，骑走了。

“一点都不认识？”我老婆问。我已回到酒店的房间，亮出火车票，让她很是惊讶：“什么都不为地帮你忙？”

“他是个美国人。”我极其渴望告诉她，他就是那个骗了我的下三滥，但我又怎么解释，自己竟然和这种人消磨了这许久，还接受他的小恩小惠！我知道卡罗琳会怎么看这件事：不过是自调查开始后我的一连串古怪举动的又一桩而已，之前的一桩就是恳求全家放下手头的一切，和我一道来中国。确切说，这不是抑郁，更是一种怪异的、躁动的压力，令我半夜三更还在房子里转悠，开了我们酒窖里最好的红酒，边独自啜饮边搜索电视频道，看那些早被人打入冷宫的节日。

“咱女儿去哪里了？”我问，“我给她们一人带了一把削梨子皮的小刀。”

“你给她们买刀？”

“只是很小的刀，”我说，“你注意到了么，这里的老太太们总在削梨子皮？我觉得那些皮上有什么吃不得的东西。”

卡罗琳洗好了她的胸罩和内裤，挂到拉开的衣柜抽屉上晾干。七十年代末，我们在驻肯尼亚的维和部队待过一年，那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在那里卡罗琳也是这么洗自己的衣服的，她在我们的斗室里牵了几根绳子，把衣服晾上去。我爱透过绳子和内衣裤交织的网注视她——泛红的棕发，平和的深目，宛如琥珀。我喜欢回忆那段时间，心知自那以后，我们无论到手多少钱财和宅院，

经历多少出游或旅行，无一能湮没那段记忆。我会告诉自己，我们还是当初的我们，帮助马萨伊人修补牛粪屋的那个我们。

卡罗琳打开一扇窗，霎时间那股中国特色的酸臭味涌入房间。“完完全全是萍水相逢，”她若有所思，微笑地看着我，“一定是冲你这张恬美的脸蛋来的。”

两个女儿都长得像我。她们都是金发碧眼、长相娇贵的孩子，肌肤柔嫩，鼻尖上翘，我以前总认为这全仗自己不惜千金为她们打造的——比如牙齿矫正后的完美笑容——现在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在肯尼亚，马萨伊族的孩子嘴唇干裂，眼中生翳。最近几个月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屡屡忆起他们的一无所有，心中凄惶。我发觉自己不无责备地盯着自己的女儿，希望她们认识到自己的优越生活与马萨伊孩子们的赤贫状况是怎样一种残酷的不平等。然而我只在她们的美丽中找到一种令我愤怒的自以为是。“复仇天使”，我开始这么叫她们，我老婆对此很是惘然。

两个女儿并非一模一样。她们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老二对老大异常敬畏。老大梅丽莎的花样滑冰超级棒，在她们的私立小学里俨然一个小名人了。而且，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梅丽莎还稍稍更可爱一点。我决心扭转这一不平衡，近来成为我的幺女凯莉的热情拥趸。我老婆是极力反对这种较劲的，恳请我别再这么做。“偏心某个孩子很不好，山姆，”她跟我说，“梅丽莎以为你恨她。”

“是这个世道偏心。我只不过要平衡一下。”

我突然对凯莉千娇百宠起来，她也积极配合，勇敢地接受我们的“特别”之旅，比如去动物园、探索世界和海洋沙滩，我们重重踩过湿漉漉、沉甸甸的沙地，两人都希望（至少我很希望）梅丽莎不和我们在一起。我都不加掩饰地不带她来，她的滑冰比赛我也常常假装瞌睡。

可现在她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对中国的憎恨，对必须在此地——此地的人擤鼻涕时竟然不用舒洁纸巾——度过她们暑假最好的时光的深切厌憎，让梅丽莎和凯莉同仇敌忾起来，共同哗变。“爸爸，为什么？”旅程伊始，她们就不断地哼吟着这句副歌。乘船从香港进入广东，等飞机来昆明的那几天，及至飞机终于来了，我们又发现它比我们自己组装的强不到哪里去。“为什么，爸爸？”随着时间推移，她们的质疑越来越发散开来：为什么来这里？干吗做这个？她们问错人了。

成都的房子比昆明的新，因而不那么讨喜。我不耐烦地走街串巷，我那老婆和蔫头耷脑的两个女儿尾随身后。我们在一座寺庙旁边的茶铺喝绿茶。雾气中弥漫着化学味道。一个亚洲女子不住地盯着我们看，眼眸是奇怪的浅蓝。“爸爸，她是不是有问题？”梅丽莎问。

“她羡慕你的发型。”

梅丽莎瞥我一眼，起先以为我真这么想，转而意识到话里的

辛辣讽刺，近来我跟她说话就喜欢这样。

“也许是羡慕我有你这么个爸爸。”她嘟囔道。

“也许没那么幸运。”

我老婆叹息。“她是瞎子。”她说。我立刻也看出卡罗琳所言不谬。女孩的双眼空洞无物，她不过是为我们陌生的话音所吸引。

“我们去西安吧，”我说，“那里应该很有意思。”

梅丽莎打开我们的旅游手册，飞快地扫了一眼相关页面，大声读出来：“西安是一个都市荒原，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苏俄风格的公寓楼。西安值得一去的不多的几个理由之一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但这个理由非常有力。”

“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我说，强压冲动不上前去把那本书从她手中击落。

“兵马俑？”凯莉问。

“听谁说的？”我老婆问。

“给我们搞到火车票的那人。”

“就是几千个真人大小的泥塑士兵，”卡罗琳向凯莉解释，“是一个偏执狂中国皇帝让人雕的，想着等他死后这些泥塑士兵能在地底下保护他。”

“妙。”凯莉说。

卡罗琳看着我：“我们去吧。”

“为什么？”梅丽莎问，但没人回答。

梅丽莎第一个出了茶铺，神情沮丧。我们跟着她也都出去了，

我回望了一眼，百分百肯定，那个淡蓝眼睛的亚洲女孩依然在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的背影。

我知道——卡罗琳也知道——自打调查开始，我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抑或是平步青云，从与她平起平坐的丈夫一变而为被她娇宠纵容的对象。感激和负疚均起了作用。多年来我在办公室忙得屁滚尿流，她则在她的雕塑工坊优哉游哉。三年前，卡罗琳突然一杆中的，有件作品进了惠特尼双年展¹。接下来展约不断，包括纽约在内的许多城市的个展，工作室里访客纷至，那些纤瘦而美丽的女人和她们衣冠楚楚的年轻丈夫，浑身上下散发着新鲜钞票的气息（和我一样，我想），要么就是些枯槁干瘦、香水味儿冲鼻的老鸟，同伴也是颤颤巍巍、步履维艰，让人想到乡间宅邸，淌着涎水的寻回犬。我老婆未来三年将要雕刻的所有东西均已售罄。我们讨论了我辞职的可能，让我得偿夙愿地去从事人类学或社会工作，或者索性赋闲，一享清福。可是我们的开销如此之高：普雷西迪奥豪宅区的房子，两个女儿的私校，之后还有高中、大学，滑冰课，骑马课，钢琴课，暑假的网球夏令营——我想要她们拥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乃至更多，毕生如此。卡罗琳的收入已不菲，却也难抵开销。我们做点改变，她说，减少开

1 Whitney Biennid：惠特尼双年展，创始人 Gertrude Whitney，以推动美国式前卫为宗旨，美国当代新潮艺术的风向标。——编者注

支。但我对此心存惧怕；我不是个雕塑家，不是个画家，不是个制造出东西的人。这些年来我砥砺勤勉所创造的仅仅就是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如果我们抛却这生活，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在为这事儿琢磨来讨论去，便出现了调查这码事儿。调查的发起者名副其实，叫杰弗瑞·福克斯（就是“狐狸”的意思），此人多年来一直在我身后嗅闻不已，皆因他的老婆谢拉是个鸡巴控，而我的恰恰可爱而劲霸。他总在卡罗琳的工作室周边嗅来嗅去，去年还买了她三件作品。“那堆臭狗屎！”当我告诉卡罗琳调查的事儿后，她惊呼道。女儿们上床后，我们俩还久久不能入睡，整宿整宿轻声商讨如何应对：给董事会写信自证清白？对福克斯提出反控？不过我们还是决定不这么做。目前最好是什么都不做。让调查走完其程序，等着最后水落石出，再质问这桩调查的合法性。在此期间，不妨请个假，清理头脑，补充睡眠。哈哈。

所有这一切竟然导致卡罗琳对我心存感激，却是我所意料之外、所不能理解的。我知道，她知道，我不会撒谎——我不在乎她感不感激我。

我老婆和女儿们闷闷不乐地瞅着出租车窗外，疾驰的出租车将我们从西安机场带去金花大酒店。窗外掠过一座又一座沉闷的楼房，乏味的街道，道旁树木蔫头蔫脑，覆满尘土。富丽堂皇的酒店让每个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制服笔挺的门厅侍者，光可鉴

人的大理石地面，富得流油的中西部人拍打着他们的钱包，没有比亲眼目睹这些更能恢复人对宇宙之富饶的信念了。前台的亚洲女子额头箍一条有大学标识的头带（无疑是上过培训课程的，教人怎么穿着举止像个西方人），她说我得进到“老”西安城才可能找到斯图亚特的地址。令我窃喜的是，就连卡罗琳也毫无意愿陪我去“老”西安城里转转。她趴在床上钻研秦始皇，那个造了许多陶俑的疯子皇帝——劳民伤财，她如是汇报；以许许多多工匠的生命为代价，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绝世杰作不仅包含着雕工们的血和汗，甚至是他们的骨与肉。我独自出发了。

在“老”西安城的街巷中，我看到多如牛毛的卖茶女，她们洗杯子就是在杯子上洒几滴水。我从没让女儿们靠近过这些人，我坚信她们不干不净的杯子上麇集各种致命的疾病，只等一有机会便侵入我女儿们娇嫩的肠道。不过我给自己买了杯茶，啜饮起来，还买了一个填充着可疑的蔬菜糊糊的松软白包子，狼吞虎咽下去，而后又买了一个。爽极了。

我在一个寺庙里逛荡，听着人们随妙曼的钟声诵经，我的胃扑腾起来，记得打小起我便有这种感觉，在商店里浑水摸鱼时，或是潜入邻居地下室去时。我离开寺庙，一路回味这感觉——脚下进了斯图亚特所在的街道。突然，就在半个街区之外，我看见了他。他就站在人行道上，和三个中国老太聊天。我的心脏猛跳——只能这么形容了。血涌上我的脸颊——我以前只有在看到一个我想要采取行动的女孩时才会如此表现。然后我死死地定在

原地。我这是见什么鬼了？这只是个大老爷们——一个男的，他曾经骗了我的钱，把我耍得跟个傻驴似的。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可我已然举步，朝他走去。

“斯图亚特。”我招呼。他一脸茫然，我着实崩溃。“昆明，记得吗？”我说，“你帮我们搞到了车票。”

“哦。是的。”他给出一个困惑的笑容。中国老太们散开了。

“我们赶上车了。”我说，很白痴的样子。

一阵尴尬的沉默。“这么说，你还在写有关毒品的报道？”我问。

“这个星期写的是走私。”

“走私什么？”

“古董。有人携带花瓶古玩出境。”

“你这是专攻犯罪故事？”我问，我的脉搏如机关枪喷射。

“这是我熟知的领域。”

“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我忍不住说。

斯图亚特抬起头：“你敢情是要做记者了？”

“要么当记者，要么当罪犯。”我说，爆笑。

斯图亚特一言不发。他久久地看着我，头一次我在他脸上看到一丝货真价实的好奇。

“这地儿除了泥巴士兵还能看点啥？”我问。

“西安城里没啥可看的，”他说，“明天我要去城外头几个佛窟看看，相当棒。”